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嘉定錢大昕

箴

名箴

下士逐逐惟位之榮上士汲汲惟名之矜臧穀亾羊其失則均汝不茲悟而昧沒以終身與今人爭名命之曰躁人其𩞁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

文箴

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雕蟲繡帨雖多奚爲博而寡守默而湛思非法不服先哲是師竊人之言以爲已詞欺世

噭名爲識者嗤文依於行若木有枝枝本實先撥枝其萎

而

銘

欹器銘

維古宥坐制器示形守中則正太滿卽傾天道益謙鬼神害盈水溢而竭牆高且崩樂不可極智不可矜好勝敵至多藏盜憎目不見睫勿謂視明諱疾忌醫曷延其齡哲人知幾如履薄冰鑒茲欹器拳拳服膺

座右銘

无咎无譽多譽多懼

又

不狂而狷以約失鮮

竹鎭紙銘

直以方守吾常靜以鎭去吾吝伊此君之德兮吾將以爲式兮

書局硯銘

勿以率易爲敏勿以趨走爲勤亦詳亦要有本有原吾師乎古之人

圓硯銘

懷孔之璧守老之黑

筆管銘

毋用汝鋭可以百歲

木榻銘

日長支頤坐夜久申腳臥天君泰然無不可

佩硯銘

佩玉蕊兮不如端人之與友兮

漢瓦當硯銘 文云長生無極

西京遺刻淳古可式置之坐右世守無極

張芑堂著書硯銘

非金星而粲不象眼而瑩方直而不詘渾朴而無名是可以究篆籀之祕而訂金石之盟

棊盤銘

國於蝸角鬬左右徑於羊腸爭先後一彈指頭局已終彼勝此負夫何有袖手莫下手謂之高手

又

天九地十數之終一居中央四角同縱之橫之八陣通多算勝輕進凶持无咎征有功

鏡銘

人苦不自知嫫母自以爲西施賢哉鏡機子直諒世無比爾妍爾媸明以示爾問焉弗隱舍焉弗慍吾將就爾正之庶幾有徵而信也

雙節門銘

乾隆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禮部言故淇縣典史蕭山汪楷繼妻王氏守節二十四年側室徐氏守節二十三年同志撫孤孝義兼備應如例旌表
制曰可明年禮部移文浙江巡撫巡撫檄所屬有司承
詔從事建雙節坊於縣東四十里大義村聚奎橋北大斯時以學士司記注旣大書兩節婦姓氏於簡越十年其子輝祖成進士述母事狀請予爲之銘曰
越之縣八蕭山居一村名大義汪氏羣萃峩峩綽楔
詔表雙節雙節誰與曰王與徐王爲楷婦繼主井臼徐實先歸佐箋相依夫也飢驅客死番禺有姑白頭藐焉

一孤匳前設誓有死無二內閫外侮百折萬苦如風漂搖弗毀故巢如木枯萎乃茂新枝我觀大易晝卦睽革二女同居志不相得猗與王徐彼步此趨二人共貞以保令名白璧出璞其名曰珽皎皎素絲久而不緇永與之里得兩女士高行足尚敬告劉向

晉億世典人甎銘

兩漢陶旊多作吉語典午未遙工用舊槼典人之官爲民父母億世銀艾希風卓魯得之何所濈川海潳誰其貽予吳子芸父

古甎井字硯銘爲蕭山王曉嚳作

綆之汲以濟人甖之瀋以潤身古甑甈今璐琨一勺水萬井春

爲瞿萇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甎硯銘

三秦瓦三吳甎昔無聞今始傳具區濤淺古冢旁檯甓一堅而光治爲硯如截肪出泥塗左文章願倪牖毋太康

贊

朱文公三世像贊

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山高海深日麗星垂浩然元氣入人心脾慶元黨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茲感夢穆穆仿彿須眉榮及三世天章淋漓手澤依然神靈護持勖爾雲仍勿替守之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孚

周官泉府上士四人故書作錢先鄭賓云官有世功出

納惟均錫氏啟後枝葉敷紛

宋太史令樂之

太史善算和聲衍律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範銅轉渾應晷不失星官之書三家合一

宋孝子延慶

往投都門聞喪而回去聲在上蒼天義不共戴手刃仇人庾浦之棣束身士曹終見全貸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戢

矯矯肅侯至行可師雖起姻婭進不以私討異平亂拓邊振威功名始終茅土用垂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九隴

臣爲隸新生有疾相大劒長槍毛錐曷尚胙土二國山陵陪葬仁者有勇其猶克壯

唐考功郎中起

吾宗文學肇自仲文江上數峯淸絕人閒右丞心許士元差肩沈宋而後卓然不羣

唐吏部尚書徽

尚書淸素義不苟取推轂同僚世稱長者讜言卻貢正直是與江虢之治君子所許

唐中書舍人珝

瑞支詞宗實司制誥官職聲名光遠有曜明月襟懷野
雲長嘯巴蕉未展中心是悼

唐六如象贊

士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藐千駟以若浼擁萬卷而自
榮狂士標格才子聲名是將桼叔夜伯倫而尚友豈徒
引徵仲希哲爲同盟

程孟陽先生像贊

少微處士華陽逸民煙霞奇癖翰墨勝因消搖湖海傲
睨公卿不籤而富匪綬而榮鍼砭王李領袖唐袁詞必
已出神與天游松陵魯望溪南敬之諡曰詩老斯无媿

辭

黄陶庵像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氷顥月壁立萬仞髮引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可師百世

雜著一

策問

問孟子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存心之謂也能存其心然後可以知性而明德矣禮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知德性之當尊於是有問學之功古人之學問將以明德性也夫以孔子大聖猶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天下豈有遺棄學問而別為尊德性之功者哉若夫離德性而為問學此程子所識為玩物喪志者而先儒乃以是二者各分宗旨何邪曾子

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志而已矣與子思之言致廣大極高明者異乎否乎溫故而知新此孔子之言而子思引之先儒以爲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也溫故可以知新顏子之聞一知十子貢之聞一知二非知新之謂乎子夏曰日知其所亾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知其所亾知新也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皆學問之事也一以屬存心一以屬致知毋乃岐新與故而二之乎其與論語文同而義異者果何在也願聞其所以然者

問論語一書弟子所記孔子之微言間有出於諸弟子

者亦必尊其所聞而不戾乎聖人之旨者也後儒以其不出於聖人而從而譏之蒙竊惑焉子臣弟友之道孔子自謂未能故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之先行而後文如此而賢賢易色一章獨嘗其抑揚之過中可乎四海之內皆兄弟橫渠所謂民吾同胞也西銘一篇先儒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則子夏之言何病焉若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即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之意也喪致乎哀而止即孔子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也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求疵於一言之閒六經之可議者多矣諸

生以爲何如

問八卦方位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說卦傳詳言之矣有定之謂位不易之謂方三古以來未之或殊至宋而復有先天方位之名夫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數之後乎天明矣先天之義何取焉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孔子之所述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康節之所傳也後天之位在先先天之位在後而假伏羲之名以濟乎其上又何取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以相對爲義非

有方位之可言大傳云夫易彰往而察來又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卽數往知來之義也於先天圖何與焉蔡元定言先天圖與參同契合然伯陽去坎離以推消息之用與十二辟卦相表裏先天圖列坎離於東西則非伯陽之旨也其所以合者何在若夫一奇一耦層累相因以至於六十四所謂加一倍法也規而圓之疊而方之以圓容方縱橫相應而其變不外乎八卦非精於易者其孰能衍之意者圖之源出於易而非易之所從出乎周易本義前列九圖王懋竑謂非朱子所作乃後人依放啟蒙為之又雜以已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信乎

否乎其詳列無隱

問九數之名古矣算術之書傳於今者莫如周髀其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云方數爲典以方出圓非卽割圓之法乎古人以勾股割圓取圓之一面遞析之而求周徑之率然徑一周三其術猶未密也祖冲之𢬵爲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若徑一丈則周三丈一尺四寸不盡不盡之數立盈朒二限以約之後之言圓率者莫能易也析圓之周曰弧截圓之徑曰矢而以勾股法求弧背之弦古之所謂弧矢今之所謂八綫也八綫之用視古之用三乘方者爲密要豈能出於勾股

之外乎凡方直橫斜之形皆可以勾股御之西法易其名曰三角算三角者必依乎八綫八綫者大小勾股之例也以有定之勾股御無定之三角三角相求特勾股中之一術而說者謂勾股不能御三角豈其然乎言天度者曰三百六十五有奇以日所行命之也唐時九執術則云三百六十度無餘分今回回泰西法皆同九執出於西域則泰西之學其亦有所自乎古之布算以籌策而西域以字書亦始於九執也然九執未行於唐而利瑪竇諸人獨行於近代意其術實有可補中土之所未備者乎試略言之

問三代以前事迹茫昧太史公書唯共和以後乃有紀年而汲冢古文與皇甫謐皆推至黃帝叉互有異同今世依邵堯夫金吉甫說與謐亦不合夫孔孟所未定史遷所不書後人何能知之或宜存而不論乎且古人不以干支紀年而太歲叉有超辰之法以東漢推西京即有一年之差況上世乎堯在位百年或云九十八年舜年百歲或云百有十歲夏商歷年諸說亦各不同試別白言之

原孝上

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

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並稱無愧焉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予見近人家傳行述曰蘇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之有論語廿篇嘗言鄉人之子而不言鄉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它書而七篇略

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爲孝乎

原孝下

孟子論幽厲之暴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使幽厲之子孫而仍有天下也倚天子之勢拑天下之口憫然舉幽厲之謚而改之豈非孝慈之大者孟子何以未見及此曰尊親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祖父有惡子孫不忍言之而不能是之宋人云天下無不

是之父母斯言也施於家則可施於國與天下則不可何也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子之於父雖有拂意不敢疾怨所以安人子之分至於政事之得失自有公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幽厲之子孫其可以幽厲爲是乎改其名不能改其實高洋之暴也而謚文宣蔡確蔡卞之姦也而謚文正謚雖美徒增其醜而已宋神宗之新法改於元祐而復於紹聖崇寧以熙豐爲聖不得不以元祐爲姦姦黨之目惡其揚先朝之失也章惇蔡京自以爲忠哲宗徽宗自以爲孝而宋祚不旋踵而亾有天下者不貴小忠小孝而以引君當道爲忠安社稷利民人

爲孝若乃違道以徇己取快於一時貽禍於家國此背人之所謂孝聖賢所不道也

正俗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

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爲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辨名

天下府州縣名相同者如江南廣西俱有太平府山東雲南俱有武定府雲南之武定府今改爲州順天江南俱有通州直隸雲南俱有趙州直隸貴州俱有開州江西甘肅雲南

俱有寧州山西廣西貴州俱有永寧州直隸河南俱有
唐縣陝西湖北俱有咸寧縣福建湖南俱有永定縣江
蘇陝西俱有山陽縣浙江山西俱有山陰縣山西湖南
俱有寧鄉縣山東廣東俱有海豐縣江西四川俱有東
鄉縣江西山西俱有樂平縣山東貴州俱有清平縣直
隸廣西俱有宣化縣江西廣東俱有石城縣河南廣東
俱有鎮平縣山東廣東俱有海陽縣江蘇甘肅俱有華
亭縣江蘇陝西俱有甘泉縣湖南廣東俱有會同縣江
西湖南俱有安仁縣浙江湖南俱有石門縣江西福建
俱有德化縣奉天廣東俱有廣寧縣直隸江蘇俱有清

河縣江蘇湖南俱有桃源縣安徽山西俱有鳳臺縣安
徽浙江俱有建德縣安徽雲南俱有太和縣奉天浙江
俱有寧海縣浙江廣東俱有昌化縣直隸貴州俱有安
平縣陝西甘肅俱有安定縣陝西廣東俱有三水縣山
西四川俱有大寧縣直隸廣東俱有龍門縣直隸江西
俱有廣昌縣浙江江西俱有新昌縣江西山東俱有樂
安縣江西浙江俱有龍泉縣陝西四川俱有石泉縣直
隸廣東甘肅俱有西寧縣福建湖北廣東俱有長樂縣
湖南甘肅貴州俱有安化縣直隸河南廣東俱有新安
縣順天湖南廣東俱有東安縣安徽四川雲南俱有定

遠縣安徽甘肅廣西俱有懷遠縣江西河南四川俱有永寧縣江西四川廣東俱有長寧縣湖南四川廣東俱有新寧縣直隸山東浙江江西俱有新城縣安徽浙江山西四川俱有太平縣數年前有條奏當改者皆格於部議不行然攷之漢書有上曲陽下曲陽東武陽南武陽之名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別於河東之平陽涿郡有南深澤別於中山之深澤則因其舊名加以區別古人固有行之者矣至如廣西爲省會之名而雲南又有廣西州舊爲廣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雲南既爲省會之名其首府曰雲南府而大理府又別有雲南縣此則於

體制有嫌不若易以它名之爲善也

讀大學

大學一篇漢唐諸儒未有分爲經傳而易置其先後者宋二程子始有改易而所改次序又各不同其析經與傳而二之則始於朱子而朱子所改移復不同於二程子又謂傳有闕文而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檢之二程書中元無此說故後儒於補格致章多有未慊然者董文清移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之聽訟節以爲格物致知傳文最爲後人所稱然前既少所謂致知在格物句後又多此謂知本句亦不免補綴之病竊意古書相傳

已久毋庸以意增改古人文字前後相應變化不拘詎有經傳之分此謂知本句衍文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云云相屬而義亦相承先儒移之它所而目爲衍文非果衍文也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自天下國家言之則修身爲本而修身又以誠意爲本知本末之先後而先其所宜先此之謂知本此之謂知至也誠意者修身第一切要工夫故經先申言之次乃申言修身爲本之旨修身所以明明德也民之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曰克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克明峻德言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以自明其德爲先也新民

之本在於明明德而明德之極卽是至善仁敬孝慈信皆修身之事也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已備民之無訟國治之極也而使無訟者由於身修孟子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大學云修身爲本其義一也故重言知本而卽以所謂修身承之也蓋大學一篇無可補亦無可移先儒之說與經文有不安者信先儒不如信經之愈也餘姚王氏安溪李氏皆尊古本者也安溪篤信朱學非餘姚比而於此篇亦不能強同尊經崇古之心所由高人一等矣

又

古之有天下者言德而不言財舜命九官無司貨財之
職周禮冢宰之屬有大府玉府諸官專司財用而次於
庖人瘍醫酒漿醯醢宮舍諸司之後聖人之不重貨如
此以理財爲治天下之先務而傅會周禮之文以欺人
主者王安石之邪說也大學之言平天下也其本歸於
修身其用主於同好惡其戒極於務財用初無一言及
於理財朱氏章句亦無理財之解而俗儒乃以理財與
用人爲平天下之目亦可謂弗思之甚矣夫天地之財
祇有此數聚於上者必奪於下故大學有生財之道無
理財之術言理財者皆聚斂之小人也小人得志未有

不媢嫉君子者君子退而小人進則人君之所好者在小人所惡者必在君子好惡拂乎人之性而失衆失國之形成矣三代之制取民不過什一而國用未嘗不足用之有節故也有小丈夫焉懽上用之不足而巧爲聚斂之術奪士農工賈之利而致之於君人君樂聞其言謂眞可不加賦而足用也由是棄仁義違忠信任好惡長驕泰而壹其心力於財用之間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壞國脉日以促而菑害日至以卽於亾宋之亾始於安石之新法終於朱勔之進奉此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效也春秋之世諸侯多聚斂以病民故大學終篇深惡

聚斂之臣極陳以利爲利之害爲天下萬世慮至深且遠而儒家復以理財之説竄入之其亦得罪於聖賢矣夫

論子思子

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爲經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以其中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徒所述也沈休文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休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自宋儒以中庸出子思氏特表章之而不知表記坊記緇衣三篇亦子思氏之言也或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今其文皆在緇衣篇則休文之說信矣坊記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論語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應孔子自引而論語乃孔子沒後諸弟子所記錄更非孔子所及見然則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卽子思子之言未必皆仲尼之言也仲尼已往七十子之徒惟子思氏獨得其傳漢志有子思二十三篇唐宋之世尚存七卷今已遺不可得獨此數篇附禮記以傳而其詞醇且備與論語相表裏此固百世而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所宜講求而體驗者歟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書亦

不傳而其十篇猶見於大戴記小戴記有曾子問篇檀弓雜記祭義內則禮器大學諸篇俱引曾子說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不終墜者實賴漢儒會粹之力後之人詆諆漢儒摘其小失屏斥之得魚兔而忘筌蹏其亦弗思甚矣

鏡喻

五官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為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

日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爲久之覩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已面之黑子猋然謂美莫已若左右匿笑客終不悟悲夫

弈喻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

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眞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兩馬

主人有兩馬一赭白一青其齒相若調良又相若也試之行而校其里數則赭白者日贏二十主人才之被以

黃金鞍錦障泥異槽而飲之出入射獵必以從青馬惟馱水芻而已閱二年而豬白死欲乘青馬鞭之不前乃舍勿乘更二十年終於櫪下主人曰是凡馬也而壽於豬白意者造物忌才乎將修短有定命乎其夜青馬見夢於主人曰子以吾眞不如豬白邪吾與彼皆凡馬也力之所不及吾能安焉黃金鞍錦障泥於吾何益吾故不肎窮極其力以殉之彼強其力以求勝故不久而傷其天年然自主人乘豬白驚而壓者歲率二三而吾未嘗一日貽主人憂子柰何優彼而劣吾主人覺以告廄吏廄吏曰是非知命者彼知生之可樂而不知榮之可

樂也以凡馬而冒神駿之名而享其利豬白之所得覜彼多矣若夫驚而歷主人受其咎而未嘗以咎馬則豬白亦智矣哉

記生朝

予生之年正月七日戊午今五十八歲生朝丁巳日距始生二萬有八百一十九日實周三百四十七甲子矣古術以十九年爲一章五十七年爲周至第五十八年與第一年閏分相同干支亦將更始今法用定朔定氣則朔閏稍有前卻而差亦不遠如今年立春在前歲十二月二十四日而雍正戊申立春在歲前十二月二十

五日似差一日而丁未十二月大甲辰十二月小實朔
相同故譌舛同在正月十日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八

嘉定錢大昕

雜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一通志彙歷朝之史以成編諸史義例有不同者必折衷以歸於一如馬班二史以后妃爲外戚列于諸臣之後范蔚宗則爲皇后紀繼帝紀之末通志皆不取而從三國晉史之例別出后妃傳是也唐五代諸史義例各殊如五代史家人傳合后妃諸王爲一元史儒學傳合儒林文苑爲一今宜照通志之例分出各從其類又如

唐書列外戚于列女之後列隱逸于循吏之前宋史列方技于列女之後列外戚于方技之後皆與通志次第不同今宜依鄭氏原書之序首后妃次宗室次列傳次外戚次忠義孝友獨行循吏酷吏藝術儒林文苑隱逸次宦者佞倖次列女次載記次四夷

一外戚傳金史曰世戚孝友傳宋明史俱曰孝義獨行傳唐書宋遼史俱曰卓行循吏傳遼史曰能吏舊唐書元史俱曰良吏藝術傳諸史俱曰方技儒林傳唐書元史曰儒學文苑傳唐書金史曰文藝遼史曰文學皆名異而實同今宜改從通志之名以昭畫一

一通志所載名目凡諸史不立此傳者皆從列傳采取以類相從如史記不立隱逸傳則采伯夷四皓諸人補之三國志不立忠義傳則取典韋諸人入之史記無方技之名而以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傳移入藝術後漢書無孝友之名而以毛義江革諸人傳移歸孝友非竟沿習舊文漫無區別也今續通志宜循此例如元史之別里古台等六人當入宗室傳特薛禪等三人當入外戚傳宋史之周三臣傳當入忠義五代史之馬重績趙延義可入藝術唐之張昌宗張易之等可入佞倖又如金史之宗翰宗望宗弼諸人皆太祖子孫當併入宗室傳

此類皆須詳考庶無遺漏
一唐以後史家刱立名目有可補前史之未備者雖通志所無亦宜增入如唐書宋明史俱有公主傳應列于宗室傳之後唐書宋元明史俱有姦臣叛臣逆臣傳應列于四夷傳之後明有閹黨流賊土司傳皆前史所無閹黨可附姦臣之末流賊當列逆臣之後土司傳體例與四夷傳畧同似宜列于四夷之前
一五代史歐公自立新意諸傳名目多與列史異今宜依通志之例分別編入如家人傳當分入后妃宗室傳死節死事當併入忠義傳伶官可入佞倖傳一行傳之

李自倫可入孝友石昂程福贇可入獨行鄭遨張薦明可入隱逸又如唐六臣傳以其皆唐舊臣而仕梁故特立此名以示貶然五代之臣更事數姓者不一而足列諸雜傳已足見意毋庸更立此名

一皇太子皇子諸王例入宗室其追尊帝號者舊史俱不爲區別魏收以景穆入帝紀爲後人所譏遼金至明追尊之典有加於古立廟稱宗與諸帝無異則不得不別而異之如遼之義宗順宗元之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之興宗睿宗史皆列于宗室傳之前今宜取以爲式若金史於徽宗睿宗顯宗別稱世紀補列于帝紀之後

終屬非體不可爲法

一通志有異姓世家仿于史記班史以後皆無之五代宋史雖各有世家其所載南唐吳越前後蜀南北漢諸國皆係偏安分據非五代所得而臣不當抑從封建諸侯之例今擬改爲載記所有世家一類不妨從闕

一後漢書有黨錮傳宅史無之通志雖存其目仍與後漢諸人列傳相次蓋事關一朝非如忠義孝友之可以類聚也唐書之藩鎮傳五代史之義兒傳當用此例仍編入同時諸臣之次

一宋史叛立道學傳別于儒林以尊周程張邵朱六子

之學元明言性理者甚多然史無道學之名論者又謂儒者通天地人之稱儒林足以包道學攷鄭氏通志原無此標目宜併入儒林傳

一元史有釋老傳它史亦無同之者攷佛圖澄鳩摩羅什張果林靈素之流前史皆入方技傳今宜從其例併入藝術傳

一通志有游俠刺客滑稽貨殖四門葢本史記後世無可載者今宜從闕

一晉書載劉石苻姚諸國別稱載記通志因之增入前涼西涼而以後梁蕭氏附焉唐以後諸史俱無載記之

目今按五代時疆宇瓜分南唐蜀漢閩楚皆自帝其國不奉中原正朔與東晉之十六國相似舊史別爲世家殊失史遷之旨宜從晉書之例稱爲載記又西夏李氏據有河西歷宋遼金傳國最久亦宜列入載記宋遼金史俱有夏國傳當攷其異同刪併爲一庶免重出之弊一有一人而兩史並爲立傳者如裴矩李密王世充已見隋書而唐書亦載之王倫宇文虛中張邦昌劉豫宋金兩史俱有傳張特立金元兩史俱有傳此類非參互攷訂恐蹈重複之病又兩史褒貶時有不同若各承舊文更成矛盾今當刪併折衷以歸一是勿複勿舛庶可

傳後

續通志列傳總敘

臣等按通志倣史記以成書而列傳則用班氏之例如漢之蕭曹周陳諸人史記列於世家者並以列傳概之亦諸史之通例也其傳三代以上人物閒采春秋內外傳補益之漢魏至隋則純取舊史之文惟唐書與五代史以本朝大臣所編不敢輕議故不及焉臣等今奉
詔續修自唐迄明以次纂輯一準夾漈之例惟是鄭氏所撰列傳沿襲舊文畧無增損頗爲後儒所訾或因馬班陳范史家鉅手文本簡嚴可無更易抑亦以一人之

精力有限規模粗定亟於成書參攷異同有所未暇云爾若夫唐有新舊二書體例各殊詳畧互見其中事蹟彼此矛盾者未易枚舉苟非折衷以歸於一無以傳後而信今至於宋元諸史卷帙尤繁其中或一事而屢書一人而兩傳倘僅鈔拾陳編以爲新志將恐架屋疊床徒多而不適於用昔歐陽修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司馬光之通鑑別爲攷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後儒取以分注本條之下讀者便之臣等今所編輯竊取二家之義凡正史所載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重輕者稍删節之又史以紀治忽之迹非取詞章之

工如魏徵陸贄之論事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
備錄至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
書之類文雖工而無裨於政治亦可從删又以史臣載
筆或囿於聞見采訪弗該或怵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
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羣書攷唐宋遼金元明正史之外
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李心傳陳均
劉時舉陳桱薛應旂王宗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偁
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
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
大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林坰馬令陸游張唐英

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鼎劉祁元好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遺書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之志類事說部之書並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補其闕漏今搜采諸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附之分注若史文外譌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自逞臆見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又如五代史之文甚簡宋元史之文甚繁此在各自成書原屬不相沿襲今既彙爲一編則前後繁簡未便懸殊茲於文之簡者訪舊聞以裨其遺文之繁者芟冗詞以舉其要務在

彙累朝之制作入夾漈之型模雖則取材正史不徒襲用舊文庶幾仰副我
聖天子右文稽古實事求是之盛意焉諸史每傳之後復爲論贊惟元史無之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悉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庸別爲襃貶之詞夾漈之不載論贊尤爲有識今亦仍其例云

記建炎官印

乾隆癸卯春瓜洲有浚河之役掘地數尺得破船一中有古銅印六枚一曰御營使司叅贊軍事印一曰建炎

諫官之印一曰建炎宿州糧料院記一曰建炎宿州軍資庫記一曰建炎宿州州院朱記一曰建炎考城縣大憑村指使記又有一刀刀激口有馬到成功四字周遭刻之蓋宋南渡初物攷宋史輿服志云南渡之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尙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此諸印所以加建炎字歟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獨不繫以年號者建炎元年始置御營司以宰相爲使執政兼副使侍從官兼參贊軍事前此未置此司無新舊之嫌也宋以諫議大夫爲諫官之長而司諫正言次之雖號兩省屬官而別爲職司其公署謂之諫院其印

以諫官爲文則史所未及載此可據以存一代之掌故者也軍資庫糧料院諸州皆有之州院之名不見于宋史攷淳熙新安志刑獄門有州院有司理院乃知州院爲鞫獄之所若州升爲府則改州院爲府院故嘉泰會稽志有府院之稱其實一也指使之名亦不見于職官志攷狄青傳嘗爲延州指使則是武臣非文職也淳熙三山志安撫司使臣有正任鈐轄務指使二員又有添置鈐轄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提刑司亦有添置釐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是監司之下皆有指使此稱考城縣大馮村指使則指使亦有分駐村市者矣宋時官印

多有稱朱記者或釋爲州院主記誤

記趙居廣畫

乾隆癸巳十有一月十四日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倪公招同年集城南寓邸觀宋元人畫二十餘種彙爲一册著色皆工妙中有櫻桃黃鸝橫幅長不盈尺廣半之題云上兄永陽郡王覆以長印不著年月或詢予永陽爲何人予偶憶周益公玉堂雜記有淳熙三年九月中書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事因舉以對歸檢益公集則有乾道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兄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

陽郡王食邑五千三百戸食實封一千九百戸居廣加食邑七百戸食實封三百戸制又有乾道七年八月二十日賜皇兄檢校少保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生日勅宋時封永陽郡王者固非一人此稱上兄其爲居廣無疑矣又攷宋史宗室世系表英宗子益端獻王頵頵子檢校少保淮康軍節度使孝詒孝詒子贈太師追封文安郡王安時安時子居廣是居廣爲英宗之元孫孝宗以燕懿王後入繼大宗於英宗亦爲元孫則與居廣爲族昆弟矣然世系表旣失書居廣封爵而益王頵傳並不附見居廣之名

又可證宋史之疎漏也宋之宗室能畫者如令穰伯駒伯驌輩世多稱之獨居廣不著於陶宗儀夏文彥之錄一藝之傳亦有幸不幸哉予故表而出之

記琉璃廠李公墓誌

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廠窰戸掘土得古墓棺槨不具而骨節異常人旁有一石眂其文則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墓誌銘也提督兩窰厰工部郎中孟君澔募人改葬于故兆東二十步别買石書李公官位表于道而誌石則仍瘞之越十數日予始得聞亟往欲椎拓其文

不可得世竟無拓本惜哉閻孟君曾令吏寫一通索而讀之文駢麗頗可誦李公仕契丹子姓皆通顯而姓氏不載正史恐後之人過此地者終不知爲何許人也故記其畧云李公諱内貞字吉美嬀汭人唐莊宗時舉秀才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雁門縣主簿次授蔚州興唐縣主簿次授儒林郎試大理寺丞守嬀州懷來縣丞大聖皇帝兵至迎降加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兼屬珊都提舉使嗣聖皇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天授皇帝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

王知其才補充隨使左都押衙中門使兼知廳勾次攝
薊州刺史次授都峯銀冶都監天贊皇帝改檢校司空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寧十年六
月一日薨于盧龍坊私第年八十以當年八月八日葬
于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先娶殷氏女有三子後娶何氏
女生二男弟僧可延天順皇帝授普濟大師賜紫長子
瓚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南奚界都提紀使兼御史
大夫次子玉燕京都麴院都監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
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玟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前大石銀冶都監次子

珝前遼興軍節度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次子璟攝宜州觀察推官文稱大聖皇帝者遼太祖之尊號也太宗稱嗣聖皇帝世宗稱天授皇帝穆宗稱天順皇帝景宗稱天贊皇帝皆與史合其云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者耶律喋蠟也本傳不言為南面行營都統史之闕也中門使詳留守司之屬而百官志不載屬珊軍應天皇后所置志祇載詳穩司而不及都提舉使銀冶都監麴院都監皆南面財賦官志亦遺之皆可補史之闕太子率府職名志稱興宗重熙十四年見率府率習羅此李公於景宗時授左衛率府率又在重熙之

前矣自古史家之患在於不博而遼史尤其率之甚者予在京師久往往見遼時石刻文物制度頗多可采未嘗不追咎歐陽張揭諸公之草草也然三史之修始於至正三年三月訖五年十月而成以七百四十餘卷之書筆削於三載以内欲其網羅散失無有滲漏是亦難矣遼南京城因唐藩鎮之舊唐時憫忠寺在城内東南隅今之琉璃廠在遼爲城東燕下鄉正可互證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當知也

清涼寺題名

乾隆乙酉四月予與錢籜石學士曹慕堂積粹齋兩侍

御赴涿州恭迎
大駕還宿良鄉之豆店薄暮入淸涼寺有石幢八面各
鐫佛像製殊古朴讀其題識云淸寧三年歲次丁酉二
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日提點成辦人馮絢燕京作
頭王文善成造長男辰兒鐫淸寧遼道宗紀元也不書
大遼者遼自聖宗復國號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丙午
始仍稱遼造幢之時猶稱契丹故也幢重立于明成化
二十年七月亦有題字其東石幢一題云房山東嶽廟
女冠卜道堅昇雲之旛乃金泰和中刻又一幢周刻般
若波羅蜜多心經未詳年月書法皆可觀寺門內老槐

一株當是金元時物明嘉靖中碑文已稱爲古槐矣迄今又二百年尙無恙主僧欲伐而去之予言樹久有神物護持不可犯僧愕然而止然庭小而樹大當門中央俗人所忌終恐不能久也聊紀同遊歲月以貽寺僧且以補朱氏日下舊聞之闕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己丑夏五月二十六日與王西莊吳竹嶼吳岑渚周松承遊虎邱山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避石觀音殿相傳宋慶歷間吳興臧逵夢中見大士眞身覺以語其弟寧寧斲石爲此像所謂應夢觀音也三面

環以石壁壁間刻大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等所書凡九十一人人各書一行以公亮結銜攷之當刻于熙寧之初矣石壁後有釋迦文佛四大字阿彌陀佛四大字政和中住山沙門子英所書旁有宣和六年三月胡少汲劉長卿李朝卿趙希元許子長同遊虎邱山題名又有向子諲題名其文云子諲秋八月壬申到郡冬十月庚午乞還印綬章上屢却十二月癸丑詔許歸薌林乘泛宅艤虎邱而去紹興八年河內向子諲伯恭父題攷宋史本傳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

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未聞甚于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即其時也子諲敏中之元孫史於敏中傳稱開封人子諲傳稱臨江人此題河內者舉族望言之猶蘇子瞻世居眉州而自署趙郡也世之好金石文字者寡矣此刻近在耳目間顧無有識之者惟普門品經曾載于虎邱志然亦語焉不詳去春予與陳葯耘來遊拂拭壁間得此妙跡茲復導諸公來觀愛其筆法整勁欲以紙墨搨之雨益甚從者促下山不果岑渚請予題壁間以諗後來者